

## 目 次

### 一八八九年

没意思的故事 摘自一个老人的札记 /3

### 一八九〇年

贼 / 69

古塞夫 / 87

### 一八九一年

村妇 / 105

决斗 / 120

## 一八九二年

妻子 / 239

跳来跳去的女人 / 287

散戏以后 / 314

一鳞半爪 / 318

一家商号的历史 / 320

在流放中 / 324

摘自老教师的札记簿 / 334

鱼的爱情 / 336

邻居 / 339

第六病室 / 359

题解 / 417

## 跳来跳去的女人

—

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的所有朋友和熟人都来参加她的婚礼了。

“瞧瞧他，他这人挺有点儿意思，不是吗？”她往她丈夫那边点一点头，对朋友们说，仿佛要解释她为了什么缘故嫁给这个普通的、很平常的、在无论哪一方面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男人似的。

她的丈夫奥西普·斯捷潘内奇·戴莫夫是个医生，九等文官。他在两个医院里做事：在一个医院里做编制外的主治医师，在另一个医院里做解剖师。每天早晨从九点钟到中午，他给门诊病人看病，查病房，午后搭上公共马车到另一个医院去，解剖死去的病人。他私人也行医，可是收入很少，一年不过五百卢布光景。如此而已。此外关于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另一方面，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和她的朋友、熟人，却不是十分平常的人。他们每个人都在某一方面有出众的地方，多多少少有点名气，有的已经成名，给人看做名流了，有的即使还没有成名，却有成名的灿烂前景。有一个剧院的演员，早已是公认的大天才，他是一个优雅、聪明、谦虚的男子，又是出色的朗诵家，教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朗诵。有一个歌剧演员，是个性情温和的胖子，叹着气对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郑重说明，她毁了自己，要是她不疏懒，肯下决心，她就会成为出色的歌唱家。其次，有

好几个画家，其中打头的是风俗画家、动物画家、风景画家里亚包甫斯基，他是个很漂亮的金发青年，年纪在二十五岁左右，画展开得很成功，最近画成的一张画卖了五百卢布；他修改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的画稿，说她将来很可能有所成就。此外，还有一个拉大提琴的音乐家，他的乐器总是发出呜咽的声音，他公开声明在他认识的一切女人当中，能够给他伴奏的只有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一个人。再其次，有一个文学家，年纪很轻，可是已经出了名，写过中篇小说、剧本、短篇小说。此外还有谁呢？喏，还有瓦西里·瓦西里奇，是个地主、乡绅、业余的插图画家和饰图家，深深爱好古老的俄罗斯风格、民谣和史诗，在纸上，瓷器上，用烟熏黑的盘子上，他简直能够创造奇迹。这伙逍遥自在的艺术家已经给命运宠坏，尽管文雅而谦虚，可是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会想起天下还有医生这种人，戴莫夫这个姓氏在他们听起来就跟西朵罗夫或者达拉斯夫差不多。在这伙人当中，戴莫夫显得陌生、多余、矮小，其实他个子挺高，肩膀挺宽。看上去，他仿佛穿着别人的礼服，长着店员那样的胡子。不过如果他是作家或者画家，那人家就会说，他凭他的胡子就会叫人联想到左拉<sup>①</sup>了。

有个演员对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说：她穿着结婚礼服，配上她那亚麻色的头发，很像是一棵到了春天开满娇嫩的白花、仪态万方的樱桃树。

“不，您听着！”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对他说，挽住他的胳膊。“这件事怎样突然发生的呢？您听着，听着。……我得告诉您，爸爸跟戴莫夫同在一个医院里做事。可怜的父亲害了病，戴莫夫就在他的床边一连守了几天几夜。了不起的自我牺牲啊！您听着，里亚包甫斯基。……还有您，作家，听着。这事很有意思。您走过来一点。了不起的自我牺牲啊，真诚的关心！我也一连好几夜没睡觉，坐在爸爸身旁。忽然间，了不得，公主赢得了英雄的心！我的戴莫夫没头没脑地掉进了情网。真的，有时候命运

---

<sup>①</sup> 左拉(1840—1902)，法国作家，留一把大胡子。

就有这么离奇。爸爸死后，他有时候来看我，有时候在街上遇见我。有这么一个傍晚，冷不防，他忽然向我求婚了……就跟晴天霹雳似的。……我哭了一宵，我自个儿也没命地掉进了情网。现在呢，您瞧，我做他的妻子了。他结实、强壮，跟熊似的，不是吗？现在，他的脸有四分之三对着我们，光线暗，看不清楚，不过，等到他把脸完全转过来，那您得瞧瞧他的脑门子。里亚包甫斯基，您说说，那脑门子怎么样？戴莫夫啊，我们正在讲你呢！”她向丈夫叫道。“上这儿来。把你那诚实的手伸给里亚包甫斯基。……这就对了。你们交个朋友吧。”

戴莫夫温和而纯朴地微笑着，向里亚包甫斯基伸出手去，说：

“幸会幸会。当年有个姓里亚包甫斯基的跟我同班毕业。他是您的亲戚吗？”

## 二

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二十二岁，戴莫夫三十一岁。他们婚后过得挺好。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在客厅的四面墙上挂满了她自己的和别人的画稿，有的配了镜框，有的没配。靠近钢琴和放家具的地方，她用中国的阳伞、画架、花花绿绿的布片、短剑、半身像、照片……布置了一个热闹而好看的墙角。……在饭厅里，她用民间版画裱糊墙壁，挂上树皮鞋和小镰刀，墙角放一把大镰刀和一把草耙，于是布置成了一个俄罗斯风格的饭厅。在卧室里，她用黑呢蒙上天花板和四壁，在两张床的上空挂一盏威尼斯式的灯，门边安一个假人，手拿一把戟，好让这房间看上去像是一个岩穴。人人都认为这对青年夫妇有一个很可爱的小窝。

每天上午十一点钟起床以后，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就弹钢琴，要是天气晴朗，有时就画点油画。然后，到十二点多钟，她坐上车子去找女裁缝。戴莫夫和她只有很少一点钱，刚够过日子，因此她和她的裁缝不得不

绞尽脑汁，好让她常有新衣服穿，以引人注目。她往往用一件染过的旧衣服，用些不值钱的零头透花纱、花边、长毛绒、绸缎，简直就会创造出奇迹，做出一种迷人的东西来，不是衣服，而是梦幻。从女裁缝那儿出来，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照例坐上车子到她认识的一个女演员那儿去，打听剧院的新闻，顺便弄几张初次上演的新戏或者纪念演出场的戏票。从女演员家里出来，她还得到一个什么画家的画室去，或者去看画展，然后去看一位名流，要么是约请他到自己家里去，要么是回拜，再不然就光是聊聊天儿。人人都快活而亲切地欢迎她，口口声声说她好，很可爱，很了不起。……那些她叫做名人和伟人的人，都把她看做自己人，看做平等的人，异口同声地向她预言说，凭她的天才、趣味、智慧，她只要不分心，将来不愁没有大成就。她呢，唱歌、弹钢琴、画油画、雕刻、参加业余的演出；而所有这些，她干起来并不是凑凑数，而是表现了才能。不管她扎彩灯也好，梳洗打扮也好，给别人系领带也好，她做得都非常有艺术趣味、优雅、可爱。可是有一方面，她的才能表现得比在别的方面更明显，那就是，她善于很快地认识名人，不久就跟他们混熟。只要有个人刚刚有点小名气，刚刚引得人们谈起他，她就会马上认识他，当天跟他交上朋友，请他到她家里来了。每结交一个新人，在她都是一件十足的喜事。她崇拜名人，为他们骄傲，天天晚上梦见他们。她如饥似渴地寻找他们，而且她的这种欲望永远也不能得到满足。旧名人走了，被忘掉了，由新名人来代替他们；可是对这些新人，她不久也就看惯，或者失望了，就开始热心地再找新的伟人，找到以后又找。这是为了什么呢？

到四点多钟，她在家跟丈夫一块儿吃饭。他那份朴实、稳健、厚道，引得她感动，高兴。她常常跳起来，使劲抱住他的头，不住嘴地吻它。

“你啊，戴莫夫，是个聪明而高尚的人，”她说，“可是你有一个很严重的缺点。你对艺术一点兴趣也没有。你否定了音乐和绘画。”

“我不了解它们，”他温和地说。“我这一辈子专心研究自然科学和医学，根本没有工夫对艺术发生兴趣。”

“可是，要知道，这可很糟呢，戴莫夫！”

“怎么见得呢？你的朋友不了解自然科学和医学，可是你并没有因此责备他们。各人有各人的本行嘛。我不了解风景画和歌剧，不过我这样想：如果有一批聪明的人为它们献出毕生的精力，另外又有一批聪明的人为它们花大笔的钱，那它们一定有用处。我不了解它们，可是不了解并不等于否定。”

“来，让我握一下你那诚实的手！”

饭后，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坐车去看朋友，然后上剧院，或者赴音乐会，过了午夜才回家。天天如此。

每到星期三，她家里总要举行晚会。在这些晚会上，女主人和客人们不打牌，不跳舞，借各种艺术来消遣。剧院的演员朗诵，歌剧演员唱歌，画家们在纪念册上绘画（这类纪念册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有很多），大提琴家拉大提琴，女主人自己呢，也画画、雕刻、唱歌、伴奏。在朗诵、奏乐、唱歌中间休息的时候，他们就谈文学、戏剧、绘画，往往争辩起来。在座的没有女人，因为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认为所有的女人除了女演员和她的女裁缝以外都乏味、庸俗。每次晚会总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：女主人一听到门铃声就大吃一惊，脸上带着得意的神情说：“这是他！”这所谓“他”指的是一个应邀而来的新名流。戴莫夫是不在客厅里的，而且谁也想不起有他这么个人。不过，一到十一点半钟，通往饭厅的门就开了，戴莫夫总是带着他那好心的温和笑容出现，搓着手说：

“诸位先生，请吃点东西吧。”

大家就走进饭厅，每一回看见饭桌上摆着的老是那些东西：一碟牡蛎、一块火腿或者一块小牛肉、沙丁鱼、奶酪、鱼子酱、菌子、白酒、两瓶葡萄酒。

“我亲爱的膳食总管<sup>①</sup>！”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说，快活得合起掌来。“你简直迷人啊！诸位先生，瞧他的脑门子！戴莫夫，把你的脸转过来。诸位先生，瞧，他的脸活像孟加拉的老虎，可是那神情却善良可爱，跟鹿一样。啊，宝贝儿！”

客人们吃着，瞧着戴莫夫，心想：“真的，他是个挺好的人，”可是不久就忘了他，只顾谈戏剧、音乐、绘画了。

这一对年轻夫妇挺幸福。他们的生活无牵无挂，十分轻松。不过，他们蜜月的第三个星期却过得不十分美满，甚至凄凉。戴莫夫在医院里传染到丹毒，在床上躺了六天，不得不把他那漂亮的黑发剃光。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坐在他身旁，伤心地哭。可是等到他病好一点，她就用一块白头巾把他那剃光的头包起来，动手把他画成沙漠地带以游牧为生的阿拉伯人。他俩都快活了。他病好以后又到医院去，可是大约三天以后，他又出了岔子。

“我真倒霉，小母亲！”有一天吃饭时候，他说。“今天我做了四次解剖，一下子划破两个手指头。直到回家我才发现。”

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吓慌了。他却笑着说，这没什么要紧，他做解剖的时候常常划破手。

“小母亲，我一专心工作，就变得大意了。”

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担心他会害血中毒症，就天天晚上做祷告，可是结果总算没出事。生活又和平而幸福地流逝，无忧无虑。眼前是幸福的，而且紧跟着春天就要来了，它已经在远处微笑，许下一千种快活事。幸福不会有尽头的！四月，五月，六月，到城外远处一座别墅去，散步、素描、钓鱼、听夜莺唱歌。然后，从七月直到秋天，画家们到伏尔加河流域去旅行，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要以这团体不能缺少的一分子的身份参加这

---

<sup>①</sup> 原文为法语。



次旅行。她已经用麻布做了两身旅行服装，为了旅行还买了颜料、画笔、画布、新的调色板。里亚包甫斯基差不多每天都来找她，看她的绘画有了什么进步。每逢她把画儿拿给他看，他就把手深深地插进衣袋里，抿紧嘴唇，哼了哼鼻子，说：

“是啊。……您这朵云正在叫唤：它不是夕阳照着的那种云。前景好像被吃掉了，有些地方，您知道，不大对劲。……您那所小木屋有点透不过气来，正在悲伤地哀叫。……拐角的地方应当画得暗一点。不过大体上还不错。……我很欣赏。”

他越是讲得晦涩难解，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反倒更容易听懂。

### 三

在圣三主日的第二天，午饭后，戴莫夫买了点凉菜和糖果，到别墅去看他的妻子。他已经有两个星期没看见她，十分惦记。他起先坐在火车车厢里，后来在一大片树林里找他的别墅，时时刻刻觉得又饿又累，巴望待一忽儿他会逍遥自在地跟他妻子一起吃顿晚饭，然后睡一大觉。他看着他带的一包东西，心里挺高兴，里面包着鱼子酱、奶酪、鲑鱼肉。

等到他找到别墅，认出它来，太阳已经快下山了。一个老女仆说太太不在家，大概不久就会回来。那别墅样子难看，天花板很低，糊着写字的纸，地板不平，尽是裂缝。那儿一共有三个房间。一个房间里摆着一张床，另一个房间里有画布啦，画笔啦，脏纸啦，男人的大衣和帽子啦，随意丢在椅子上和窗台上。在第三个房间里，戴莫夫看见三个不认得的男子。有两个长着黑头发，留着胡子，另一个刮光了脸，身材很胖，大概是演员。桌子上有一个茶炊，水已经烧开了。

“您有什么事？”演员用男低音问，不客气地瞧着戴莫夫。“您要找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吗？等一等吧，她马上就要来了。”

戴莫夫就坐下来，等着。有一个黑发的男子睡意蒙眬、无精打采地瞧着他，给自己斟了一杯茶，问道：

“您也许想喝茶吧？”

戴莫夫又渴又饿，可是他谢绝了茶，生怕把吃晚饭的胃口弄坏。不久，他就听到了脚步声和熟悉的笑声；门砰的一响，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跑进房间里来了，她头戴宽边草帽，手里提一个盒子，身后跟着里亚包甫斯基，他面孔绯红，兴高采烈，拿着一把大洋伞和一张折凳。

“戴莫夫！”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叫道，快活得涨红了脸。“戴莫夫！”她又叫一遍，把她的头和两只手都放到他的胸口上。“你来了！为什么你这么久没有来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”

“我哪儿有空儿，小母亲？我老是忙，好容易有点空儿，又老是和火车的时刻表对不上号。”

“可是看见了你，我多么高兴啊！我整宵整宵地梦见你，我直担心你别害了病。啊，你再也不知道你有多么可爱，你来得多么凑巧！你要做我的救星了。也只有你才能救我！明天这儿要举行一个顶顶别致的婚礼，”她接着说，笑了，给她丈夫系好领带。“火车站上有一个年轻的电报员，姓契凯尔杰耶夫，要结婚了。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子，是啊，并不愚蠢。你要知道，他脸上有一种强有力的、熊样的表情。……可以把他画成一个年轻的瓦兰人<sup>①</sup>呢。我们这班消夏的游客，对他产生了好感，答应他，我们一定参加他的婚礼。……他是个没有钱的、孤单单的、胆小的人。当然，不同情他是罪过。想想吧，做完祷告就举行婚礼，然后大家从教堂里出来，步行到新娘家里去。……你知道，树木苍翠，鸟儿啼叫，一摊摊阳光照在青草上，我们这些人呢，被绿油油的背景衬托着，成了五颜六色的斑点，这可很别致，有法国表现主义的味道呢。可是，戴莫夫，我穿什么衣

---

<sup>①</sup> 古代北欧的一个漂泊民族名，相传古俄罗斯最早的王公就是它的后裔。

服到教堂去呢？”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说，做出要哭的脸相。“在这儿，我什么也没有，简直是什么也没有！衣服没有，花也没有，手套也没有。……你务必要救救我才好。既然你来了，那就是命运吩咐你来救我了。拿着这个钥匙，我的好人儿，回家去，把衣柜里我那件粉红色连衣裙拿来。你知道那件衣服，它就挂在前面。……然后，到储藏室里，在右边地板上你会瞧见两个硬纸盒。打开上面的盒子，那里面全是花边，花边，花边，还有各种零头料子，在那下面就是花了。把那些花统统小心地拿出来，可别把它们压坏，亲爱的，回头我要在那些花里挑选一下。……另外再给我买副手套。”

“好吧，”戴莫夫说，“明天我去取了，派人给你送来。”

“明天怎么成啊？”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问，惊奇地瞧着他。“明天怎么来得及啊？明天头一班火车九点钟才开，可是十一点钟就举行婚礼了。不行，亲爱的，要今天去才成，务必要今天去！要是明天你来不了，那就打发一个人送来也成。是啊，去吧。……那班客车马上就要开到了。别误了车，宝贝儿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“唉，我多么舍不得放你走啊，”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说，眼泪涌到她的眼眶里。“我这个傻瓜呀，为什么答应那个电报员呢？”

戴莫夫赶紧喝下一杯茶，拿了一个面包圈，温和地微笑着，到车站去了。那些鱼子酱、奶酪、鲑鱼肉，都给那两位黑头发的先生和那个胖演员吃掉了。

#### 四

七月里一个平静的月夜，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站在伏尔加河一条轮船的甲板上，一忽儿瞧着河水，一忽儿瞧着美丽的河岸。里亚包甫斯基站在

她身旁，对她说，水面上的黑影不是阴影，而是梦。他还说，迷人的河水以及那离奇的闪光，深不可测的天空和忧郁而沉思的河岸，都在述说我们生活的空虚，诉说人世间有一种高尚、永恒、幸福的东西，人要是忘掉自己，死掉，变成回忆，那多么好啊。过去的生活庸俗而乏味，将来呢，也毫无价值，而这个美妙的夜晚一辈子只有一回，不久也要过去，消融在永恒里。那么，为什么要活着呢？

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一忽儿听着里亚包甫斯基的说话声，一忽儿听着夜晚的宁静，暗自想着：她自己是不会死的，永远也不会死。那种她以前从没见过的河水的蓝宝石色，还有天空、河岸、黑影，她灵魂里洋溢着控制不住的喜悦，都在告诉她，说她将来会成为大艺术家，说在远方一个什么地方，在月夜以外，在广漠无垠的天地里，成功啦，荣耀啦，人们的爱戴啦，都在等她。……她眼也不眨地凝神瞧着远方，瞧了很久，好像看见成群的人、亮光，听见音乐的胜利的节奏、痴迷的喊叫，看见她自己穿一身白色连衣裙，花朵从四面八方像雨点般落在她身上。她还想到跟她并排站着、把胳膊肘支在船边栏杆上的这个人，是个真正伟大的人，天才，上帝的选民。……他至今创作的一切都优美，新颖，不平凡，可是等到他那绝世的天才成熟了，他的创作就会惊天动地，无限高超，这只要凭他那张脸，凭他的说话方式，凭他对大自然的态度就看得出来。他用他自己的话语，照他所独有的方式，讲到黑影、黄昏的情调、月光，使人不能不感到他那驾驭大自然的威力是多么摄人心魄。他本人很漂亮，有独创能力。他的生活毫无牵挂，自由自在，超然于一切世俗烦恼以外，跟鸟儿的生活一样。

“天凉了，”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说，打了个冷战。

里亚包甫斯基拿自己的斗篷给她披上，凄楚地说：

“我觉着我落在您的掌心里了。我成了奴隶。为什么您今天这样迷人啊？”

他一直目不转睛地瞧着她，他的眼睛很可怕，她不敢看他了。

“我发疯般地爱您……”他凑着她的耳朵说，他的呼吸吹着她的脸蛋儿。“只要您对我说一个字，我就活不下去，丢开艺术了……”他十分激动，嘟嘟哝哝地说。“您爱我吧，爱我吧。……”

“不要说这种话，”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说，闭上眼睛。“这真可怕。而且，拿戴莫夫怎么办呢？”

“戴莫夫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提戴莫夫？戴莫夫跟我有什么相干？这儿只有伏尔加、月亮、美、我的爱情、我的痴迷，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戴莫夫。……唉！我什么也不知道。……我不管过去，只求眼前给我一忽儿……一忽儿快乐吧！”

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的心开始剧烈地跳动起来。她想考虑一下她的丈夫，可是她觉得一切往事，以及她的婚姻、戴莫夫、她的晚会，都显得微不足道，暗淡无光，毫无必要，远而又远了。……真的，戴莫夫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提戴莫夫？戴莫夫跟她有什么相干？而且，他究竟实有其人呢，还是只不过是梦？

“对他那么一个普通而又平凡的人来说，过去他享受到的幸福也就足够了，”她想，用手蒙住脸。“随人家批评我好了，诅咒我好了。我呢，偏要这样，情愿毁灭。偏要这样，情愿毁灭！……生活里的一切都该体验一下。天哪，多么可怕，可又多么痛快啊！”

“啊，怎么着？怎么着？”画家喃喃地说，搂住她，贪婪地吻她的手，她软绵绵地想推开他。“你爱我吗？爱吗？爱吗？啊，多么美好的夜晚！奇妙的夜晚！”

“是啊，多么美好的夜晚！”她小声说，瞧着他那双含着眼泪而发亮的眼睛。然后她很快地往四下里看一眼，搂住他，使劲吻他的嘴唇。

“我们靠近基涅什马了！”有人在甲板的那一头说。

他们听到沉甸甸的脚步声。那是饮食间里的仆役走过他们身旁。

“喂，”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对那人说，幸福得又哭又笑，“给我们拿点葡萄酒来。”

画家激动得脸色发白，坐在凳子上，用爱慕而感激的眼睛瞧着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，然后闭上眼睛，懒洋洋地微笑着说：

“我累了。”

他把脑袋靠在栏杆上。

## 五

九月二日天气温暖，没有风，可是天色阴沉。一清早，伏尔加河上飘着薄雾，九点钟以后下起小雨来了。天色一点也没有转晴的希望。喝早茶的时候，里亚包甫斯基对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说，画画儿是顶吃力不讨好、顶枯燥乏味的艺术，说他算不得画家，说只有傻瓜才会认为他有能力，说啊说的，忽然无缘无故拿起一把小刀，划破了他的一张最好的画稿。喝完茶以后，他满脸愁容，坐在窗口，眺望伏尔加。可是伏尔加没有一点光彩，混浊黯淡，看上去冷冰冰的。眼前的一切都使人想到凄凉萧索的秋天就要来了。两岸苍翠的绿毯、日光灿烂的反照、透明的蓝色远方，以及大自然一切华丽的盛装，现在仿佛统统从伏尔加那里取走，收在箱子里，留到来春再拿出来似的。乌鸦在伏尔加附近飞翔，讥诮它：“光啦！光啦！”里亚包甫斯基听着它们聒噪，想到自己已经走下坡路，失去了才能，想到在人间，一切都是有条件的、相对的、愚蠢的，想到他不应该缠上这个女人。……总之，他心绪不好，胸中郁闷。

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坐在隔板那一面的床上，用手指头梳理她那美丽的亚麻色头发，一忽儿幻想自己在客厅里，一忽儿在卧室里，一忽儿在丈夫的书房里。她的想象带她到剧院里，到女裁缝家里，到出名的朋友家里。现在他们在干什么？他们想念她吗？筹备晚会的时令已经开始了。还

有戴莫夫呢？亲爱的戴莫夫！他在信上多么温存，多么稚气而哀伤地求她赶快回家呀！他每月给她汇来七十五卢布。她写信告诉他说，她欠那些画家一百卢布，他就把那一百卢布也汇来了。多么善良而慷慨的人！旅行使得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厌倦了，她觉着无聊，恨不能赶快躲开这些乡下人，躲开河水的潮气，摆脱周身不干净的感觉才好，这种不干不净是她从这个村子迁移到那个村子，住在农民家里时时刻刻都感到的。要不是因为里亚包甫斯基已经对那些画家认真地答应过，要跟他们在此地一直住到九月二十日，那他们今天就可以走了。要是今天能够走掉，那该多好！

“我的上帝啊！”里亚包甫斯基唉声叹气，“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出太阳呀？没有太阳，我简直没法接着画那幅阳光普照的风景画了！……”

“可是你有一张画稿画的是多云的天空，”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说，从隔板那一面走过来。“你记得吗，在右边的前景上是一片树林，左边是一群母牛和公鹅？现在你不妨把它画完。”

“嘿！”画家皱起眉头，“画完它！难道您以为我有那么笨，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！”

“你对我的态度变得好厉害哟！”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叹口气，说。

“嘿，那才好。”

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的脸颤抖起来。她走到火炉那边，哭了起来。

“对，只差眼泪了。算了吧！我有一千种理由要哭，可我就不哭。”

“一千种理由！”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哽咽着说。“顶重要的理由是您已经嫌弃我了。就是这样！”她说，号啕大哭起来。“实话实说，您在为我们的恋爱害臊。您一个劲儿地防着那些画家发现我们的关系，其实要瞒也瞒不住，他们早就全都知道了。”

“奥尔迦，我只求您一件事，”画家恳求道，把手按在胸口，“只求一件事：别折磨我！此外，我也不求您别的了。”

“可是请您赌咒说您仍旧爱我！”

“这真是磨人！”画家咬着牙说，跳起来。“搞到最后，我只好去跳伏尔加河，或者发疯了事！躲开我！”

“好，打死我吧，打死我吧！”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叫道。“打死我吧！”

她又放声大哭，走到隔板的那一面去了。雨哗哗地落在小屋的草顶上。里亚包甫斯基抱着头，在小屋里走来走去，现出果断的脸色，仿佛要向谁证明什么似的，戴上帽子，把枪挂在肩上，走出小屋去了。

他走后，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在床上躺了很久，哭着。起初，她想索性服毒，让里亚包甫斯基一回来就发觉她死了才好。后来她的幻想把她带到客厅里，带到丈夫的书房里，她想象自己一动也不动地坐在戴莫夫身旁，全身享受着安宁和洁净，到傍晚就坐在剧院里，听马西尼<sup>①</sup>演唱。她想念文明，想念城里的热闹和名人，把心都想痛了。一个农妇走进小屋来，不慌不忙地动手生炉子烧饭。屋里弥漫着木炭烧焦的气味，空中满是淡蓝的烟雾。画家们回来了，穿着泥污的长筒靴，脸上沾着雨水，凝神瞧着画稿，用自慰的口气说，哪怕遇到坏天气，伏尔加也自有它的妩媚。墙上，那只不值钱的钟在滴答滴答地响。……受了冻的苍蝇聚在墙角里圣像四周，嗡嗡地叫。人可以听见蟑螂在长凳底下那些厚纸板中间爬来爬去。……

里亚包甫斯基直到太阳下山才回到家。他把帽子丢在桌子上，没脱他那双泥污的靴子，脸色苍白，筋疲力尽地往长凳上一坐，闭上眼睛。

“我累了……”他说，皱着眉头，竭力想抬起眼皮来。

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为了要对他亲热，表示她没生气，就走到他面前，默默地吻了他一下，把梳子放到他淡黄色的头发里。她想给他梳一梳头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马西尼(1844—1926)，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，当时在俄国演唱。



“这是干什么？”他说，打了个冷战，睁开了眼睛，仿佛有个冰冷的东西碰到他身上似的。“这是干什么？请您躲开我，我求求您。”

他推开她，走掉了。她觉着他脸上现出憎恶和厌烦的神情。这当儿，一个农妇小心翼翼地用两只手给他端来一盆白菜汤，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看见她那大手指头浸到汤里去了。腆起肚子的肮脏的农妇、里亚包甫斯基吃得津津有味的白菜汤、那小屋、这整个生活（她起先由于这生活的简朴和艺术家的杂乱状态而深深喜爱过），现在却使她觉得可怕。她忽然觉得受了侮辱，就冷冷地说：

“我们得分开一个时期才成，要不然，由于无聊，我们会大吵一架的。我可不愿意这样。我今天要走了。”

“怎么走法？骑着棍子走？”

“今天是星期四，九点半钟有一班轮船到这儿。”

“哦？不错，不错。……嗯，好，走吧……”里亚包甫斯基轻声说，用毛巾代替餐巾擦了擦嘴。“你在这儿闷得慌，没事可干。谁要留你，谁就一定是个大利己主义者。走吧，到本月二十号以后我们就可以见面了。”

奥尔迦·伊凡诺芙娜兴高采烈地收拾行李。她的脸蛋儿甚至高兴得发红了。她问她自己：难道她真的不久就要在客厅里画画，在卧室里睡觉，在铺着桌布的桌上吃饭了？她心里感到轻松，不再生画家的气了。

“我把颜料和画笔统统留给你，里亚包甫斯基，”她说。“凡是留下来的，你都带着就是。……注意，我走以后，别犯懒，别闷闷不乐，要工作。你是好样的，里亚包甫斯基！”

到九点钟，里亚包甫斯基给了她临别的一吻，她心想，这是为了免得在轮船上当着那些画家的面吻她。然后，他就送她到码头去。轮船不久就开来，把她运走了。

过了两天半，她回到家里。她兴奋得喘不过气来，没脱掉帽子和雨衣